

# 卷四十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  
 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類書-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 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行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 物覆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 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 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

禮部下 澣海歐陽詢

冠 婚 謚 弔 冢墓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門有司如主人卽位于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唯祺介爾景福又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有德眉壽萬年永受厥福又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歲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又醴辭曰甘醴惟享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又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以時乃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伸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又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嘉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又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愛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禮

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適子冠於昨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俞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又曰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奮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傅保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禮 漢書曰安帝相帝獻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儀**蕭子範子冠子歲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語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覆丹石為操冰泉厲已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諛退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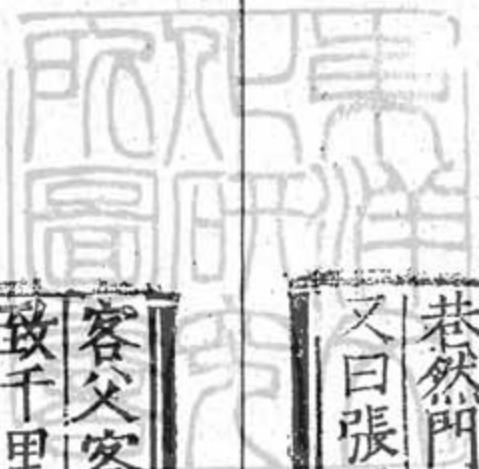
婚

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之夫曰壻壻父母為姻婦父母為婚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也也鳥也求巢室于嫁娶之家媒氏以為候也 又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繼後世



矣故君重之 又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又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塔親御授親之也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伴比則姚媯載納嘉會申結鞶褱 毛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駮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 又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從將嫁季芊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者何重國廣繼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鄭氏婚禮謁文曰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上之也納吉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謂吉日將親迎謂成禮也 劉恢與范注論婚事曰禮無拜時拜時出於末世耳將以世族多虛吉事宜速故以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不備而欲迎之女也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



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放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時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事具人部 寵幸篇 風俗通曰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今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為兩袒者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相焉女時人謂相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吝其從子婿與一單衣裁後更責之戎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懌 又曰温嶠從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有慧姑以屬嶠索婿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曰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婿處門地粗可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詩** 晉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饜之子詩採繁我被雙絲絹著以同

功綿夏搖比翼扇冬卧蛩蛩既食并糧粒渴飲一流泉臨軒樹萱草中  
庭值合歡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  
輕扇掩紅粧良人已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佩出長廊 梁劉  
爰詠左右新婚詩曰小使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壻經分  
娥眉叅意畫繡被共籠薰偏增使君度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  
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壻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  
笑似朝霞暫卻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  
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用  
搔首兮屏營澄清臺以蕩志狀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  
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颻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婚姻者競赴良時  
雖葩英肯顧乃作感婚賦曰窈窕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  
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迺騶騶以感心  
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 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文遭家  
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借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天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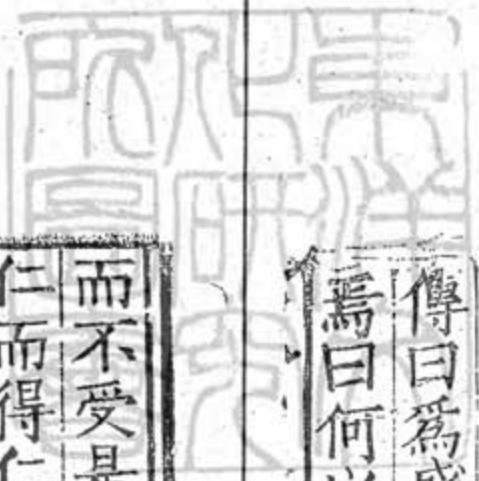
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晉潘岳答新婚箴曰女實存色男  
實好德德在正色色在不惑故新舊兼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慮愛已明箴

防微測顯文麗肯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晉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  
魄滿則缺亭亭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况華豔之浮孽是以淑女  
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  
改虔 梁劉孝儀為王儀謝國姻啓曰即日主書王靜民宣勅安告主  
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禮望絕下嫁之姬  
而聖慈猥洽皇姻曲建荆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胤復降肅邕頻煩叨  
荷內外榮抃 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生至卿事惟悼  
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股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  
故美在今終受兼身後故無錫今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遊處積年一  
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 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蓋

說文曰謚者說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

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禘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謚所以勉為善也 禮記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跡也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論語曰子夏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事具文部 文質篇 春秋 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



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 謚法仁義行謂曰景 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東觀漢紀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宜以為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人生於本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 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

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其失制謚之本  
今中典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自導始也表梁陸倕為張續謝兄尚書謚靖子表曰亡兄夙蓬  
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壞  
罔極日月告時幽埏浸遠王人猥集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沉松楸  
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  
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  
伊周齊虞義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表家求謚曰袁侍中體高亮之宏  
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  
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  
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微  
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摺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  
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弔

左傳曰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君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曰莊公  
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  
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主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弗問其所欲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反壙皆執紼又曰子  
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家語曰  
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蘧子瑕是不能正君不可  
以成禮我死汝其置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曰寡  
人過也令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蘧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謂直  
乎事具人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

脩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有憲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  
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馬墮而折髀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  
人死者十九此獨跛足故子父相保車具戰部馬篇說苑曰孫叔敖為楚令尹吏  
民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後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擅權者  
民惡之祿厚而不知止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  
位已高而身益卑意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言君謹守此二  
者足以治楚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  
翻別傳曰翻放弃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  
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  
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

祭具送葬

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然奉

詔慰問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

者素冠幘白練深衣罷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罷用不變也 又曰古

素冠錫衰為弔服今以白拾深衣為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嗟峨臨曲江之滢

州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空空通谷豁乎崙瀾泊乎溝渠鞞以永逝注

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鬱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偃石瀨弔節容

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

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傳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

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弃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以

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干常六國既平奄有万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

周章之百万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

墟屯麇麇平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執阻兵之為強 漢賈誼弔屈原文

曰鸞鳳伏 羗鴟梟翱翔謂隨夷溷兮跼蹐為廉莫耶為鈍兮鈇刀為鈇騰



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一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鷓鴣軒翥鸞凰挫翮啄碎琬琰寶其銜齟皇車奔而夫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而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脯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尚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

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危巽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平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家人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等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窳子之保已効萇叔之違天萇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築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絃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謦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大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淶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

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  
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  
以未來為鑑文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冢墓

禮記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又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九  
原文子曰死如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  
也其曰犯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議身  
不遺其友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昌門外銅椁三重洪池六尺玉鳥之流  
扁諸之劍三千干將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 吳春秋又史記曰  
載事具山部  
檇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一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漢書曰原涉自以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闔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  
其道為京兆阡涉墓之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  
阡 楊雄家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相君山平

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  
栢君山為斂賻起祠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  
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為樊  
豐等所譖飲配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露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墓所 梁州記曰武侯 壘東南有定  
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  
得於墓薊牧樵採今松栢碑銘儼然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  
征南軍司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  
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荊州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  
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異苑曰魏武北征喻頰升嶺眺  
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 死而石生勢  
蒸出外致卉草燹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礬石滿坐 皇覽曰蒼頡冢在

馮翊縣衙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祭之不絕 蚩尤冢在東  
 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民為蚩  
 尤旗 伍輯之從征記曰孔叢云夫子墓方二里諸弟子各以四方木來  
 植之今盤根猶存 魏武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國之植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醪以彰  
 厥德 魏志曰陳思王薨遣葬初植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歎焉之心遂  
 營為墓 吳志曰顧邵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  
 後 又曰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  
 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汲  
 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  
 似左傳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妻乃  
 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  
 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  
 也宿昔有交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

有鴛鴦鳥雌雄各一植樓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  
 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世說  
 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真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  
 盡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  
 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  
 象皆刻石記之 占墟墓詩曰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  
 但見丘與墳古墓壘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愁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  
 里間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軼濡露  
 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輶路滅歸軫淪闈負重肩深松朝已霧  
 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沉泉追愛慟中情竹帛憑  
 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晚日發雲陽落日次朱  
 方含淒汎廣川灑淚眺運岡眷言懷君子沉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開  
 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祖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

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歷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  
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已一絕長  
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 齊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  
生墓詩曰漢陵掩館燕晉珍珠風缺五都聲論空三阿文義絕興禮邁前  
英談玄踰往哲相并忽以平煙雲從容齋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  
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間欽逸軌式墓孔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暖猶存  
塵經未輟愧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 梁何遜行經孫氏  
陵詩曰水龍忽東驚青蓋乃西歸竭來易木久年代暖湮微苔石疑文字  
荆墳失是非山鷲空曙響壘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聞寂今  
如此望望露人衣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  
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龍目  
沉懸劍今何在風揚空自吟 後漢張衡冢賦曰系以循途洽以溝瀆  
曲折相連迤靡相籠亦亦將將崇棟廣宇三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  
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

抵渚沿黃河之曲湄觀墟墓於山梁託崇立以自緩見北域之藹藹羅  
封之壘壘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眇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  
窮萬緒平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  
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惡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  
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非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  
晚墜指歲暮而爲期 晉傅咸遂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天濟北侯荀公前  
喪元妃及失令子葬于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怗信厥命  
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興  
爪跌之綿綿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充昌永保祚於螽斯愠無妄之爲  
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闐其無主衆孤梵  
兩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情 晉  
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  
宋西戎有卽叙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平方國繼絕接于百世春  
雨潤木自葉落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

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宋傳  
亮修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彼匹  
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  
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修楚元王墓教曰夫褒賢崇德  
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本枝胤祚隆  
彼四方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在彼慨焉永懷  
元瓜陔攸興開元自本可謂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宋謝惠連祭  
古冢文曰東府掘塹一文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  
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棖撥之應  
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既  
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漢君云爾藹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  
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修題  
興念撫襯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  
邈矣遐年討方塹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發

之向近創此伽藍寔湏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  
亭之基鋏鋪所侵爰傷馬驥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  
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韞積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  
茲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  
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  
猶在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